

冷面卷

◎台湾新九大门派代表作◎

冷面客

陈青云 著

①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黑衣蒙面女突地飘近丈许，激声道：“阁下是专探人隐私的吗？”

“伤心客”后退了两丈，拉回原来的距离，淡若无事地道：“机会碰巧而已，不能说是专探人隐私。”

黑衣蒙面女业已动了杀机，这件事是绝不能传出江湖的，芳心一转，道：“阁下意欲何为？”

“不是说过劝架了吗？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姑娘已动了杀人灭口之念是吗？你办不到的。不过，区区以人格保证。守口如瓶，尽可放心。”

方石坚弹步迫了过去，遥遥与黑衣蒙面女站成了犄角之势，他准备必要时便出手，合黑衣蒙面女之功力，定可收拾下他。

“伤心客”似乎已料透方石坚的心意，冷冷地道：“方老弟，别打歪主意，我完全是为了你好。……”

方石坚寒声地道：“阁下对在下委实照顾得无微不至。”

“伤心客”哈哈一笑道：“你老弟知道就好了！”

方石坚有些啼笑皆非，似乎自己的任何秘密都瞒不过他，他到底是什么居心？”

黑衣蒙面女冷厉地道：“阁下干脆说出来意吧？”

“伤心客”悠悠地道：“如果区区猜得不错，姑娘的芳名该是余莹，是一代女杰‘辣手无盐’的传人，对不对？”

魔女而称之为女杰，当然是一种江湖礼数，为的是不使人难堪。

黑衣蒙面女娇躯显然地一震，栗声道：“阁下怎么知道？”这一说，等于是承认了。

方石坚才算知道黑衣蒙面女的芳名叫余莹，奇怪“伤心客”竟能一口道出，这怪客神秘得近乎可怕。

“伤心客”淡淡地道：“无意中听到的，这并非什么大不了的

秘密，令师武艺自成一家，明眼人不难从姑娘的身手测出。”

黑影一闪，余莹闪电般扑向“伤心客”。快，快得简直不可思议。但“伤心客”的反应相当神速，竟轻易地换了一个方位，没给余莹出手的机会。

方石坚的铁剑，仍执在手中，如斯响应地仗剑扑击，速度也相当惊人。

“伤心客”一晃身，又换了一个位置，大声道：“方老弟，你怎么也对我下手了？”

方石坚扑了一个空，恨得有些牙痒痒，冰寒至极地道：“我们还有债务未了！”

“伤心客”道：“别把两件事给弄混了，现在是解决你的麻烦。”

方石坚冷傲地道：“不劳阁下费心！”说完，再次扑击。

余莹早已蓄势，几乎同时一时间，闪电般攻向“伤心客”侧背。也许是碰巧，两人配合得恰到好处，攻势形成了钳口。

“铿”然一声，“伤心客”用杖架开了方石坚的铁剑，反划半弧，到了方石坚身后丈许的位置，余莹的攻击落了空，与方石坚撞在一起。

“伤心客”好整以暇地道：“你们讲不讲理，我是和事佬呀！”

两人双双转身，面对“伤心客”。

“伤心客”接着又道：“余姑娘，区区是好心遭雷打，你们既然不接受调停，区区可以袖手旁观，不管你们谁杀谁，但不论哪一方被杀，结果是什么？”

两人不由面面相觑，的确，这是于事无济的行为，余莹被杀，解决不了“无回玉女”的问题，方石坚被杀，“无回玉女”的问题将永远是问题，结果是什么也没有，“无回玉女”的问题依旧。

余莹动手，是一个“气”字。

方石坚不肯屈服，是一个“傲”字。

两人都是聪明绝顶的人，都明白这浅显的道理，但一个平不下这口气，一个放不开这个傲，这便是个性，也可以说是人性的弱点。

“伤心客”加上一句道：“余姑娘，你是聪明人，该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？”

余莹软化了，那口气自然平了下来。

方石坚本来是被动的，没有人逼他，他当然没有话说。

“伤心客”又向方石坚道：“方老弟，这种事是强迫不来的，我知道你的感受，不过，天下任何事除了情理之外，还有道义二字，你无妨冷静地慢慢想上一想，当然，决定权操之在当事人，旁人是无法越俎代庖的。”最后两句，也等于是对余莹说的。

方石坚“唔”了一声，没有答腔，他实在没有话说。

余莹弹起娇躯，飞闪而逝，什么也没有交代。

方石坚望着她的背影摇摇头，心里老大一个结。

“伤心客”沉声道：“她还算明理！”

方石坚猛抬头，目光像两粒寒星。

“伤心客”不等他有所行动，抢先道：“老弟又要提包袱的事了？”

“不错，阁下说得正是。”

“你始终不相信我。”

“在下没理由相信。”

“但现在不要紧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那东西不是要交还给一个叫‘妙修’的尼姑吗？”

方石坚向前跨了一步，道：“是不错！”

“伤心客”道：“我们现在上一趟邛山。”

方石坚惊声道：“现在上邛山？”

“伤心客”沉声道：“不错，就是现在，如果我没猜错，那尼姑现在在邛山上与人有约会。”

方石坚不禁喜极欲狂，这件大事，也是一副重担，如果“伤心客”说的是实话，这重担便可放下了，当下迫不及待地道：“是真的？”

“可能错不了，如果不是因了你这档子纠纷，我已经尾随去了。”

“阁下……认识‘妙修’女尼？”

“我听见她向所约的人报了名。”

“那我们马上就走！”

邛山，被笼罩在拂晓前的黑暗里，一片死寂阴森，两条幽灵似的人影，穿行在墟墓残碣之间。这两条人影，正是方石坚与“伤心客”。

“奇怪，不见动静。”

“我们到后山去瞧瞧。”

“对方确是上了邛山？”

“错不了的！”

蓦在此刻，一条人影，从不远处的墓间道间奔出，身形有些踉跄，像喝醉了酒似的。方石坚心头一动，目不稍瞬地盯住那逐渐移近的人影，“伤心客”噫了一声，道：“就是他，和‘妙修’约会的人，这怎么回事？你问问看，我不便出头……”说完，一晃而隐。

方石坚反迎过去，目光扫处，不由大感意外，对方竟然是新近结交的牟庭光，脱口便道：“兄台，怎么回事？”

牟庭光停住了脚步，细一辨认，不由也惊声道：“方兄，你怎

么也上邛山了?”

方石坚见他口角尚挂着血渍,再迫近些,道:“兄台受了伤?”

“是的!”

“兄台不是来此赴约的吗?”

“是的,咦,方兄怎么知道?”

“听人说的,兄台约会的对象是位女妮?”

“不错,是她约区区的,区区是应约。”

“她……是不是法号‘妙修’?”

“你……方兄全知……”

“兄台伤在她的手下?”

“不是!”

方石坚大感意外,皱着眉头道:“这……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
牟庭光吐了口气,道:“区区应约来到后山,不见那女妮的影子,却碰上了个不也世的魔头,如区区不是见机得事,恐怕早抛尸鬼丘了,那尼姑说不定再遭老魔……”

方石坚骇然大震,栗声道:“什么老魔?”

“当年与一代女魔‘天池魔婆’齐名,武林中称之为‘招魂幡……’”

“招魂幡?”

“不错,方兄听说过吗?”

“头一次!”顿了一顿,又道:“兄台与‘妙修’何事约会?”

“嗨!她说到地头再谈,区区到现在还不知道。”

“老魔现在何处?”

“后山一座无名巨冢前……我看,方兄千万别再去招惹……”

“不成,小弟得找到那尼姑。对了,日前拜托兄台的事,不必办了,包袱已经有了下落。”

“噢！”

“兄台伤势……”

“不轻,但没大碍。”

“兄台尽速疗伤,恕小弟无法相助,得先查明那女尼的下落。”

“方兄,那老魔杀人如儿戏,功力深不可测,而且为人怪诞不已……”

“小弟非会会他不可!”说完,一溜烟地朝后山飘去。

曙色渐开,景物逐渐明朗。

一座土阜也似的巨冢之前,插了一支三角皂幡,在晓风中飘拂着。幡上绣了个白色的獠牙怪头,黑白相衬,远远便可看得出来。

方石坚停身五丈之外,望着那支令人心惊的怪头皂幡,心想:“这定是老魔的标记无疑了。人呢?”

他非找到“妙修”女尼不可,这是他仅能替“鬼冢主人”——“冷面秀士”欧阳仿所做的一件大事,同时,也可以说是欧阳仿的遗愿。

他缓缓挪动脚步,向那支皂幡欺去……

突地,一个苍劲但十分刺耳的声音道:“站住!”

方石坚暗吃了一惊,止了步,距皂幡尚有两丈左右。

“娃儿,你想死吗?”

“什么意思?”

“你不见我老人家的标志?”

“老前辈当是传闻中的‘招魂幡’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,想不到我老人家数十年未现江湖,你这后生小子居然也认得这标志,你既然认识,还敢乱闯?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方石坚！”

“师承何门？”

“无门无派！”

“胡说，你娃儿的功力，分明已有相当火候，功力由何而来？”

闻声而不见人，不知这怪物藏在什么地方？方石坚一贯冷漠地道：“恕难奉告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晚辈在寻一个人……”

“我老人家不管你做什么，踏入幡限之内便得死！”话声令人不寒而栗。

方石坚心念疾转：“还是开门见山地问个明白吧，如果‘妙修’没到这里来，便犯不着去招惹对方。”当下，沉着地道：“晚辈在找一个法名‘妙修’的出家人。”

“唔！那小妮姑犯了我老人家之禁……”

方石坚心头剧震，栗声问道：“方石坚老前辈把她怎样了？”

“我老人家有个惯例，不流妇人女子之血，只给予薄惩。”

“什么样的薄惩？”

“把她废了！”

方石坚登时双目泛红，忘乎所以地一个箭步窜到皂幡之前，大声道：“人呢？”

一道排山劲气，匝地卷出，方石坚本能地推掌抵拒，“波”地一声大震，方石坚似被狂浪撞击，连退了三个大步，一阵气翻血涌。

“哈哈哈哈，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，我老人家运道不错，碰上了你这块上材，这也算是你小子的造化，哈哈……”

“什么造化？”

“我老人家久藏复出，目的在找一个衣钵传人，碰上你是天意。”

方石坚怔了一怔，口角一撇，冷笑着道：“异想天开！”

“娃儿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异想天开！”

“哈哈，真是新鲜，老夫这辈子第一次听到有人敢对老夫如此说话……”

一条怪影，从墓前冒了出来，方石坚目光扫处，不由打了一个哆嗦，全向鸡皮疙瘩遍起，一颗心也扑扑乱跳起来。

第十七章 欣释重负

这就是“招魂幡”的真面目。

那副长相，说多怕人就有多怕人，童山濯濯，头顶上半根毛都没有，连脸上也是光的，不见一根胡子，人老了不长胡子，看起来真不是味道。颧骨高耸，眼眶朝里凹入，偏偏两个眼珠，又在凹陷里突出，更绝的是连眉毛都没有。两道眉居横互如石梁，皱摺层层叠叠，像一张揉成一团的纸再拉开，怎么也弄不平，一袭宽得离了谱的短衫，刚刚盖住膝头，既黑且黄，已经分不出原来是什么色料。

看样子，他是藏身在墓门前被野草遮掩的土穴里，所以才看不出来。

“招魂幡”现身之后，又盘膝坐地，突眼在陷洼里闪闪发光。

方石坚吞了泡口水，定了定神，开口道：“请见告那女尼的下落？”

“你无答复我老人家的问题，尼姑是小事。”

“在晚辈而言是件大事。”

“我老人家的才算大事。”

“……”方石坚瞪着眼没开口。

“招魂幡”目芒连闪，久久才道：“这么着好了，你答应做老夫的传人，老夫恢复她的功力，如何？”

方石坚毫不踌躇地道：“恕难从命！”

“招魂幡”点点头，像自语般地道：“是了，我老人家一时糊

涂，像你这等功力，不会无师自通，而且是经过高人严格调教的，说，你师父是谁？”

“晚辈说过没正式师承！”

“鬼话！”

“信不信由您！”

“你真的没师承？”

“半点不假！”

“那功力何来？”

“恕不便奉告！”

“唔！那你是得了奇缘幸遇。既然没师门，我老人家更不会改变主意了。”

“请您交出那位女妮，这件事另谈！”

“不成！”

方石坚又气又急，自己急于要找到“妙修”女尼，完成欧阳仿生前重托，而这老怪物却一厢情愿地硬要收徒，天下荒唐事莫过于此，他准能为人师吗？再说，自己清白之身，岂能被老魔的名号玷污，现在的问题是凭自己的身手，不知是不是对方之敌？

他忽然想到了隐在暗中的“伤心客”，必要时他定会出手援且。

于是，他胆子壮了，好歹得斗上一斗。

“招魂幡”似能窥人心思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娃儿，别打鬼主意，你绝非老夫对手。”

方石坚暗吃一惊，但却打蛇随棍上，乘机挑逗道：“不见得吗？”

“招魂幡”振声狂笑道：“初生之犊不怕虎，你娃儿够倔强，咱们打个赌，你能在老夫手下走三招，一切拉倒不谈，否则便拜老夫为师，敢吗？”

个性使然，方石坚脱口道：“没什么不敢的！”

蓦在此刻，一个带浓重的鼻音的声音道：“妙事，天下居然也有抢现成的，带艺别投，已经犯了武林大忌，想不到竟然有强迫收成名武士为徒的，哈哈哈哈！”发话的，自然是“伤心客”。

“招魂幡”脸上皱摺一颤，阴森禁地道：“是哪个不知死活的？”

“世上伤心客，海角断肠人！”

“管你断肠还是断肝，要命的滚远些！”

“阁下是不是天数尽了？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不然何必急着要交衣钵？”

“给老夫滚出来！”

“对不起，区区见不得人！”

“招魂幡”虎地站起身来，狂声道：“你知道老夫要你怎么死？”

“伤心客”的声音道：“算了，日头就要升起，阁下与区区都是见不得阳光的人，今天到此为止。”

天色已完全放亮，天边隐现朝阳，旭日将升了，方石坚大感奇怪，为什么“伤心客”说老怪物也是见不得阳光的人？

“招魂幡”一生，任何黑白道高手，都闻名丧胆，望影而逃，今天可破例儿第一遭碰上见于顶撞的人，由于气极的关系，那本来就令人不敢正视的怪脸，变得更加丑怪狞恶，只要谁瞄上一眼，准会终生难忘。

方石坚不由自主地心冒寒气。

“招魂幡”突眼一转，身形电晃。

方石坚本能地伸手拔剑，但剑未出鞘，一只手掌已按上了他的“天灵”大穴，登时亡魂大冒。对方的动作太快了，快得不可思

议。

“娃儿，怎么样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答应吗？”

“办不到！”

“你敢说一个不字？”

“不！”方石坚已经横定了心。

不字才出口，只觉那按在“天灵穴”上的手掌微微一震，一丝奇异的劲道，透穴而入，顿感万刃钻心，五内寸磔，他咬紧牙关，硬挺住不哼出声，额上青筋暴露，汗珠滚滚而落，如果换了别人，一分一秒也挨不住。

“答不答应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你迫老夫毁了你？”

“悉听尊便！”“你不后悔？”

“没什么可后悔的！”他感觉按在头上的手在发颤。

“你……为什么如此倔强？”语调显然地改变了。

“……”

“说话呀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嗒”然一声长叹，“招魂幡”收回了手掌，出现在原来的位置，行动如魅似乎他本来就没有动过，这使方石坚大感意外，他是自感难以幸免的。“伤心客”功力再玄，也不能从“招魂幡”掌下救人，当下，深深透了口气，道：“为何不下手？”

“算了，老夫第一次认栽，你小子是老夫生平仅见第一个狂傲的人，也是老夫手下第一个不死的人。”

方石坚的心还在颤栗，的确，他是从鬼门关打了个来回。

日影，浮出了地平线，冲淡了鬼丘的阴霾。

“招魂幡”又是一声长叹，一晃身，没人他原来冒现的地方。

方石坚透了口气，但随即想到问题还没解决，“妙修”女尼仍是下落不明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心念之中，下意识地移动脚步……”

“伤心客”的声音又告传来，“方老弟，别不知足，你算很幸运了，快退回去，不可闯禁。你如果进入皂幡范围，准死不活。”

方石坚悚然而震，止住脚步，但却不甘心回头，站着没动。

“伤心客”的声音又道：“老弟，你找的人在山前，快去，东西接着！”

一个尺长的小包，凌空飞来，方石坚忙伸手接住，掩不住心头狂喜，电疾转身，朝前山方向掠去。心里对“伤心客”感激万分，他果然言而有信，把东西交回。

前山，荒冢间一块三丈不到的空地上，两条人影对峙。

一个是牟庭光，另一个却是个中年女尼，很美，但面罩寒霜。这接近中年的女尼，不用说，正是方石坚急于要找的“妙修”女尼。她开了口，声音很冷：“王世宇是贵同门？”

“是敝师兄，小师太约晤区区，就是为了……”

“不错，我是在找他！”

“找敝师兄为何？”

“这施主不必管。”

牟庭光口角一撇，道：“区区似乎不能不问个明白。”

“妙修”女妮眸中闪射出一片栗人凌芒，冷厉地道：“我要杀他！”

牟庭光意外地一震，惊声道：“杀他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毁了我的一生!”

“这……这话怎么说?”

“就是这么说的,现在请见告他的行踪。”

“区区也在找他,他已经失踪了十年。”

“什么,他失踪了十年?”

是的!”

“我不相信!”

“那可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
“妙修”女尼横着脸道:“施主今天如果不说出他的行踪,恕我出家人要开杀戒。”

牟庭光皱着眉头道:“区区说过了,也是在查探他的下落。”

“妙修”女尼怒哼一声,道:“施主包庇不了他的!”

“随小师太怎么说吧!”

“那只有手底下见真章了!”说完,挥袖出掌,她可是说打就打。

牟庭光晃了开去,避开这一击,“妙修”如影附形而上,出手相当凌厉。牟庭光在闪避了三招之后,出手还击。绵山派是剑派,但掌功也不含糊。

双方顿时打得难分难舍。

“妙修”每一出手,都指向要害大穴,她是存心杀人,牟庭光却是守多于攻。只见掌影如山,劲气漫卷,沙石与草叶纷飞激扬,战况相当激烈。

一声暴喝传来,牟庭光不知用了什么招式,把“妙修”震得连连倒退,但他没跟踪进击。

“两位别打了!”人随声现,方石坚直逼到两人身前。

“妙修”面红气促,望着方石坚道:“施主怎么称呼?”

方石坚抱拳道:“在下方石坚!”

“妙修”的双目睁大了，显得十分吃惊地道：“施主就是‘冷面修罗’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听说人在找贫妮？”

“不错！”有何见教？”

“在下受人之托，转交一样东西给师太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知道，在下没看。”

“施主受何人之托？”

“冷面秀士欧阳仿！”话说出口，才觉不妥，有牟庭光在旁边，是不该抖露的，但出口的话，是收不回去的了。

“妙修”脸色大变，连退三步，激动无比地道：“施主说是谁？”

“欧阳仿！”

“他……他……人在何处？”

方石坚心念连转之后，黯然道：“他已经不在人世之间了，在下是受他临死重托。”

“妙修”全身一震，忽地凄厉地狂笑起来，笑声比哭还要难听，泪水随着笑声滚落。方石坚皱着眉，感到有些失措，她为什么要这样？她与欧阳仿是什么关系？一旁默立的牟庭光，也收紧了眉头，久久，她才止住了笑声，颤抖着道：“死了，他竟然死了，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喉头哽住了。

方石坚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还不明白真实的情况。

“妙修”拭去了泪痕，哀声道：“欧阳仿是怎么死的？”

方石坚当然不能抖露“神灯”的秘密，想了想，道：“不知道，在下只是凑巧碰上，受托交件东西与师太。在下曾到过水月庵，听说师太已离庵外出，六年未归……”

“你埋葬了他……”